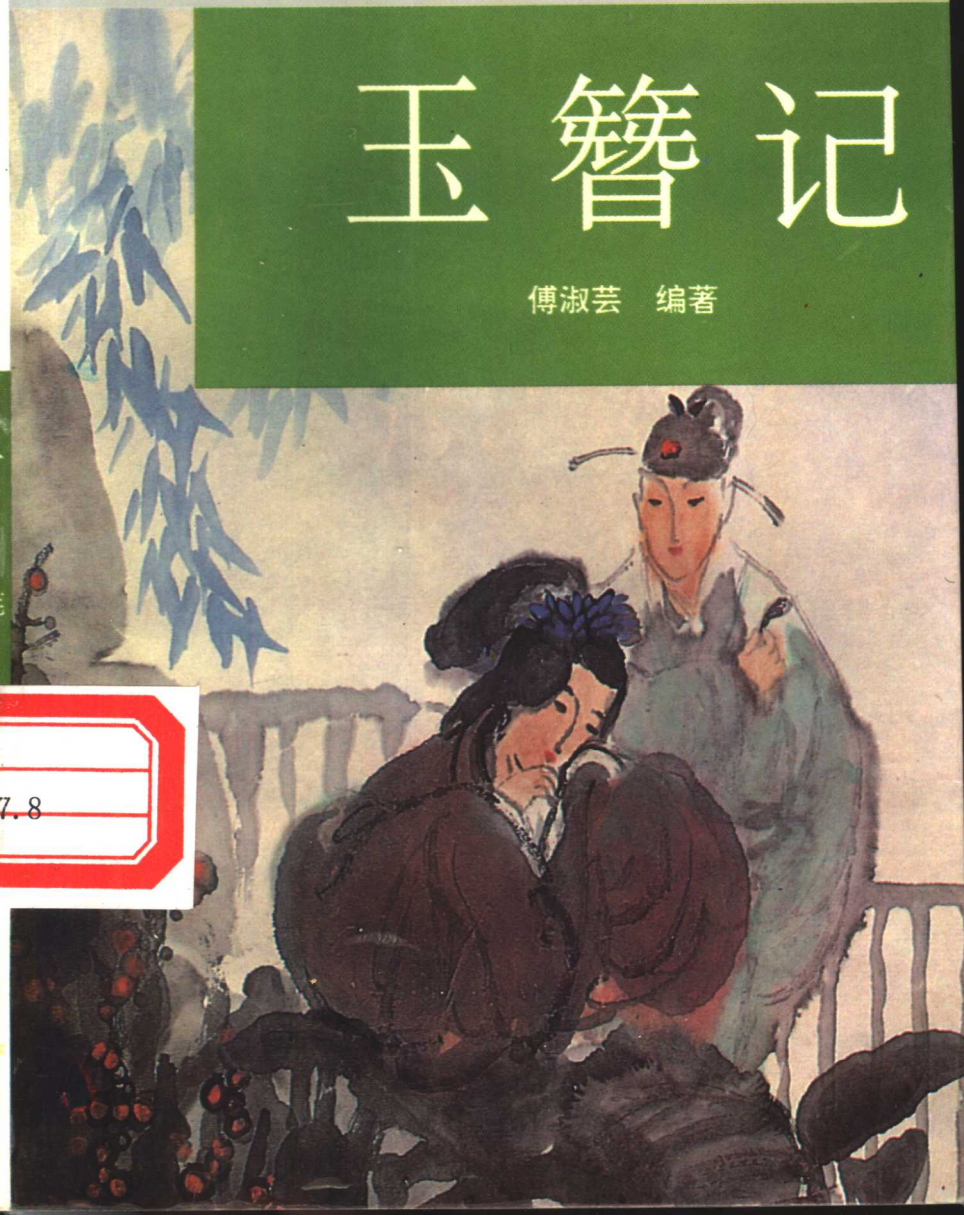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

玉簪记

傅淑芸 编著

7.8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. In the foreground, a figure in a dark, voluminous robe is kneeling or sitting low, their head bowed. Behind them, another figure in a light-colored robe and a distinctive black headpiece with a red ornament stands, looking towards the viewer. The background includes stylized blue foliage on the left and a white railing. A red price tag with the number '7.8'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.

I247.8
17

5.

玉簪记

傅淑芸 编著

新华出版社

京新登字 1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簪记 / 傅淑芸编著. —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1994
(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/ 丁克实, 安葵主编)
ISBN 7-5011-2758-1

I. 玉… II. 傅… III. 故事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14045 号

玉 簪 记

傅淑芸 编著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625 印张 插页 2 张 80000 字

1995 年 4 月第一版 1995 年 4 月湖北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-5011-2758-1 / I · 118 定价: 8.80 元

前 言

说起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，我们一定可以想起很多门类。但是在群众中具有最深根基和最广泛影响的当属戏曲。它在12世纪前后，综合了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杂技、曲艺等多种艺术成分，形成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戏曲艺术，随之在剧本创作方面出现了第一个高峰——元杂剧。在近千年的历史演变中，虽然经过多次剧本体制和声腔剧种的兴替，但做为戏曲的整体却一直绵延不衰。元杂剧之后，明清传奇的创作又出现了群星璀璨的局面。元明清各代的剧作家关汉卿、王实甫、汤显祖、李玉、洪升、孔尚任等，为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。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艺术遗产。数百年来，各时代的剧作家、艺术家不断改编演出这些作品，《窦娥冤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拜月记》、《琵琶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桃花扇》等，一直流传在戏曲舞台上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。

这些作品通过优美动人的故事塑造了各色古代人物的形象，其中有许多是具有跨越历史的涵盖力的艺术典型。做为剧作，它们为后人提供了范本和改编演出的基

础；做为文学作品，它们是有价值的读物。这些作品描绘了生动复杂的古代生活图画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和社会，作品的诗情画意和精美的文学语言，可以给我们审美享受，古人的许多优秀品质以及善与恶、美与丑、正与邪的冲突，对今天的读者仍不乏教育和启迪意义。

但是，由于剧作多用文言，以及种种社会历史原因，今天一般青年读者对这些作品却比较生疏，或者读原作有困难，甚至有的人不知道我国还有这样一笔文化艺术遗产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憾事。

为了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，让遗产放出新的光辉，我们编辑了这套传奇故事丛书。

我们的做法是，用现代的语言对古典剧作进行改编，以适应当代青年读者阅读。

适应不是迎合。首先在内容上，需要对原作进行改编，将戏剧冲突变成小说的冲突。唯独这一改变最难。往往有一些情节或人物，在戏剧中没出现，而在小说中不出现就不行。有些戏剧中的人物，在一定场次里是主角，而将他改变成小说，这个场次（情节）和人物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。这就需要改编的作者们做些去粗取精的工作，并且择出合我所用的材料。

其次在写作上，从语言到结构，戏剧与小说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，划不开这方面的区别，就等于分不清他们各自的姓氏和家族，做起事来是要乱套的。这也是改编中要做重点考虑的问题。

再次就是思想观点的问题。本丛书选取的一些古代

作家的作品，大多体现了那个历史时代的先进思想，但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和作家本人的历史局限。有的作者在创作的当时，世界观就充满了矛盾。因此，从今天的高度看，不少作品是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起的。今天应该怎样改编，对原作可以“改造”到什么程度？编著者们曾在一起进行过讨论。他们认为，这种改编，必须是一种再创造，它体现的是今天的作者对这些古典名著的新理解，必定给新改编注入新的血液。

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《新编》的作法是一种新的尝试，在创作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。今从完成的书稿看，各篇的风格是不同的，因而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各异。但是，我们总的希望，第一，它能成为满足广大读者需要的好的精神食粮；第二，它能成为读者进一步了解民族文学遗产的一个阶梯；第三，它能成为广大读者共同的财富，并因此而关心它，提高它，帮助它和保护它，使它得到丰富的营养而茁壮成长；这也将推动古典戏曲名著的研究工作深入地开展。

这里所选的 18 部戏曲原著，仅作为“新编”的第一批选题，它们都在文学史上和戏剧史上有较大的影响，但它们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如果读者欢迎它们，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、三批……

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从事戏曲创作、研究和编辑工作的，他们中间有在剧坛耕耘多年的老戏剧家，有正处盛年的中年戏剧工作者，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。他们在本职工作之余，不辞辛苦地完成了这套丛书的写作。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！当然，由于我们的工

作也是一种新的尝试，具体地说，是把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变成小说艺术形式，就像一个孟浪汉走进生疏的天地，在各位专家面前常常感到忐忑不安，自知在尝试过程中一定会有许多不妥之处，恳切希望学者、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1994年9月

目 录

一	游观小憩	(1)
二	谈经弄弦	(10)
三	多情遭拒	(14)
四	落第羞归	(22)
五	庵观投姑	(26)
六	品茶长叙	(31)
七	月夜琴挑	(41)
八	探病传情	(52)
九	偷诗缔姻	(58)
十	姑阻失约	(75)
十一	独守自叹	(81)
十二	逼侄赴科	(88)
十三	秋江赶船	(101)

十四	故友重逢·····	(124)
十五	同庆合欢·····	(131)
	传奇《玉簪记》及其作者高濂··	(141)

一 游 观 小 憩

宋朝淮西和州泾阳县有一个秀士，姓张名孝祥，字安谷，号于湖。他胸中包藏千古史，腹中背记五车书，不但颇有学问，而且相貌堂堂，性格爽朗豁达，以助人为乐。此时尚不到而立之年，因恋新婚，不赴科第。其父屡屡规劝：“儿啊！你囊萤映雪，十年寒窗，磨穿铁砚才换来这满腹文章，理应进京赴试才是正理，须知光阴易逝，青春难再，且不可耽于温柔之乡，泯灭了年轻人的锐气呀！”张于湖虽口里虚应着父亲的教诲，却又懒懒散散的，不见他有什么要去赶考的行动。

架不住父亲不断地规劝，于湖到底认识到自己重情堕志，任大好时光，白白流逝，实在有负父母厚望和自己的寒窗之苦。于是，命家院王禄收拾行李，自己堂上拜别父母后，又与新婚妻子依依惜别一番，便踏上进京赴试的路途。于湖生性聪慧，敏捷，又兼数年埋首窗下，温经读史，鸡鸣起舞，夜阑敲诗，孜孜不倦，倾钻研究。此次赴考，自然是临场不惧，成竹在胸，答题作文，挥洒自如。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，发榜之日前去观看，福星高照，榜上有名。后授职江西临江县尹。张于

湖在任期间，一清如水，四民咸仰。一日余闲，到临江亭游玩，但见山青水秀，景物鲜明。见正西屏风画着潇湘八景。左壁范蠡归湖，右壁子房归山。于湖位居官场，终日被公事缠绕。偶得回归自然，优游之乐，猛然触心。遂于壁上题诗云：

洞庭朝送客，景物晚烟笼。

雨过山岚静，潮回港舫通。

北去搜千叠，南来转万蓬。

不欲趋潮去，江边学钓翁。

题罢归衙，不在话下。

四季光阴如捻指，两轮日月如奔梭。张于湖在临江县三年任满，升越州通判，未任一年，改升金陵建康府尹。他带领家院王禄，雇船前去赴任。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来到扬子江，舟船行过金山寺时，只见不远处十数人驾快船一只，船上一人向这边问道：“你们这只船是不是建康府尹张爷爷的？”

于湖一听，来船是接自己上任的，心想：“我刚到此，名胜风光尚不及一览，怎能又被绑缚在那困人的公案之上。”想到此，便向王禄摇手示意。多年跟随于湖的王禄虽不解主人的心思，却理会他摇手的含意，于是向来船回答道：“我们不是。张爷爷的船在后面哪！”

那只接官人的船和于湖所乘的船只对岔而过，向后驶去。王禄奇怪地问：“相公为什么不叫公人接你入城呢？”

于湖诡谲地笑了笑说：“被他们跟着前呼后拥，左拉右拽，哪里还能抽身闲行游玩。我们不如私自进城，寻

亲访友，茶坊酒肆，勾栏寺观，游玩一番再去上任有何不可。”

王禄一听要带他去玩耍，高兴得连说：“对，对！趁您上任前，咱们痛痛快快地玩玩儿！”

船至通江桥边，主仆二人上了岸。此时正是八月，天气尚在炎热。于湖吩咐王禄，先找个僧房道观烧些汤水洗浴，解解凉，休息一下。

“王禄，你与人答话时，不要说出我的真名实姓，就说我叫王通甫，是从河南来的。”

“是啦！”

二人上岸行无半里，见林荫下，幽静处有一道观，横扁上刻写着“玉贞观”三字。此地正合张于湖暂避世俗繁华的心愿，便遣王禄上前叫门。

一个七八十岁的老香公，将门打开半扇，探出头来问道：“客官稽首，你们是来敬香的么？”

“老人家拜揖！有位河南来的相公到此游学，行船辛苦，欲借上方乘凉洗澡，安歇数宵，稍避炎热，请予方便，自当酬谢！”王禄上前答道。

“既是远来的相公，请稍候，待我与观主回禀一声再作答复。”香公将头缩回，关上半扇木门，通报观主去了。

趁老香公步履蹒跚走去回禀之时，张于湖在玉贞观周围环视一番。此观建造于林壑山野之地，与自然风貌浑为一体。大门两旁苍松古柏，虬枝横生，树舞龙蛇；墙内可见殿宇楼角，高峻巍峨。四野荒凉，少有人家，林荫小道伸向远处。于湖心想：“这里真是‘地远红尘飞

不到，松关鹤唳少人来呀！”少顷，门内又听响动，两扇木门打开，香公站在门内说道：“师父禅堂有请！”

张于湖和王禄一前一后进入玉贞观，眼前肃穆严整的殿宇，深邃幽静的园林，使他们犹如告别尘世，踏入另一洞天。此观建筑布局，根据天南地北之方位，以子午线为中轴，座北朝南，两侧日东月西，依中轴展开为纵向建筑群，至尊神三清等都在中轴线上，其它神位的殿堂则多在东西两侧。殿堂基座用白石砌成单层“须弥座”，墙身为砖砌式硬山格檩。门前处有影壁，以示藏风聚气，山门有三个门洞，以象征跳出三界之外。参错在各个神殿之间的株株松柏，有的挺拔凌空，有的蟠虬根露，千姿百态，妙造神功，真个是：花径阴阴长绿苔，朱扇隐隐竹门开。仙家亭馆无人到，应问渔郎何处来。

老香公将于湖二人带至禅门。于湖进门后用眼觑看，观主正中端坐，年约四十八、九。只见她头戴星冠，身披鹤袍，清标洁净，文雅持重。于湖暗自喝采，庆幸自己来到一处女道观，遇此观主，虽半老佳人，恁般风韵，也能令人领略几分仙家秀气。遂咏吟《西江月》一阙，单道观主妙处：

半旧鞋儿着稳，重糊纸扇多风，隔年煮酒
味偏浓，雨过天桃色重。有距公鸡快斗，尾长
山雉枭雄。烧残银烛焰头红，半老佳人可供。

于湖心中正自沉吟，观主起身说道：“相公稽首。”于湖急忙向前双手合十躬身还礼：“观主拜揖。”礼罢回头悄声对王禄说：“王禄，你看这观主半老佳人，琼姿玉立，

好似雨过樱桃，隔年老酒，意味自佳，快去取香绢来送观主。”

王禄应声出门。观主对身旁一小道姑吩咐道：“你去叫妙姑沏些香茶来与佳客饮用。”

小道姑离去。观主这才转身面对于湖问道：“敢问相公，仙乡何处，尊姓大名，因何到此？”

“小生洛阳人氏，姓王名通甫，游玩至此，天道炎热，来到上宫禅院，欲借闲房，安宿数宵，小憩一番，房金重谢。还望借莲池一浴，洗濯凡尘，望勿拒绝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天气炎热，施浴何妨，我们出家人当以慈悲为念，方便为门，小憩几日，尚能接待。”

“如此多谢了！敢问师父高姓祖居，何时出家，经历多少春秋？”

经于湖一问，引起观主对往事的回忆，她不无感叹地说：“贫道在俗姓潘，讳名法成，和州历阳县人氏。我自幼出家，如今四十九岁，在此已虚度四十多个春秋。”

“玉贞观是何时建造的？”

“原先是唐高祖创下的善缘，年久崩颓，几十年来，是贫道募化修盖。”

“哦！师父真是功德无量啊！”于湖听说此观数十年间都是法成护理盖建，由衷敬佩，遂起身站立抱拳施礼。待他转身回坐，忽见一个像画中人儿一样美丽的女子，手捧茶盘走进门来。她头戴七星冠，身披紫霞服，皂丝绦，红朱履，年约十八、九岁，颜色如三十三天天上玉女降凡间，精神似八十一洞洞中仙子下瑶池。生得丰姿伶俐，冠乎天成。于湖一见，顿时荡却三魂，散了

七魄，心里禁不住“怦怦怦”地跳个不停。他欲打招呼，无由启齿，只好坐在椅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她。

“师父，茶到！”女子开口说道，声音细润柔和。

“此位是河南王相公！”法成示意将茶递与客人饮用！

女子将茶盘递向张于湖。于湖急忙站起，双手捧过茶碗，嘴里连说：“多谢，多谢了！”于湖接过茶后，女子将茶盘递向法成，法成端去另一只茶碗。女子将茶盘放在桌上，伫立一旁向于湖施礼道：“相公稽首！”

于湖急忙站起还礼：“仙姑拜揖！敢问仙姑也是在此出家的么？”

“正是。”女子低眉垂眼细声回答后对法成说：“师父，悟真庵送贴金佛来，立候相见。”说罢又对于湖道：“相公，小道事冗，不及奉陪，请多多原谅！”女子说罢出门离去。

“师父，这一女子如此美貌，莫非是仙女下凡？或者是我来到瑶池仙境了么？”张于湖见女子离去，心中忽觉空荡荡的若有所失，情不自禁地问道。

法成见这样一位品貌不凡的相公竟说出这样痴话，笑着回答：“她是我的徒弟，虽不是神胎仙种，也确是秀丽佳人。出身书香门第，官宦之家，不但长得令人爱怜，也还知书达理，稳重端庄。”

“敢问她高姓法名，青春几何，怎会来到此地？”

“她叫陈妙常。靖康年间，金兀术南侵，她与家人在逃难中离散入我门中。那时她才十三岁，距今已有六年，算来如今已有十九岁了。这些年来，她潜心修道，

意笃心诚。”

“我看师父对她十分钟爱，莫非你们一同居住，以慰寂寥？”于湖问时心里唯愿她们不要住在一处。

“因她文静寡欲，书写又精，每负抄写经文之事，所以我叫她禅居别院。”

正说着，王禄手捧锦缎与老香公一同走进禅房。

“相公，住房已安排停当。”王禄又将双手捧着的一匹锦缎递向法成：“师父，这是我家相公送给你的锦缎一匹。”说罢，将锦缎放在桌上。

“哎呀呀！如此厚礼，实不敢当！阿弥陀佛！”法成见“王相公”初次见面便送上如此贵重之物，心中对他自是格外敬重。

“汤已烧下，请相公洗澡。”香公道。

“如此香公，你带王相公去沐浴清洗，然后请过清芬轩，少献晚斋。香公，小心伺候，老僧暂不奉陪了！”

于湖、王禄、香公离开禅房。此时，日已西斜，他们走石径，穿回廊，一路上，于湖心思全在刚才见到的那一女子身上，欲向香公再打听打听她的情况，又不好直接了当地提出，便向香公搭讪着问道：“香公，你高寿了？”

“啊？！”走在于湖身旁的老香公，年纪老了，耳朵有点背，没有听清。

“问你多大年纪了！”王禄提高嗓门，将嘴凑向香公的耳朵说。

“呵，呵！不老，不老，八十三了！”

“在这儿多少年了？”

“有三十多年了!”

“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?谁供给你衣服穿呀?”

“唉!每天有点粗茶淡饭填填肚子也就是了,衣服破破烂烂凑合着穿,有谁管呵!”

“王禄,快取两匹布送给香公做衣服穿!”

“是!”王禄应声离去。

“哎呀!这,老汉如何消受得起!”

“不妨事。我问问你,刚才送茶来的那位道姑,她住在什么地方?”

“你说的是陈姑姑么?她在西首尽头,清幽僻静的白云堂中。”

“她的性情如何?与你们相处得怎样?”

“别看她平日少言无语,却也是一个热心热肠之人,时常照料于我。她知书达礼,能诗会画,模样儿长得也好……”

“老香公,你说像她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子,真的不愿享受人间恩爱,一心修道,终老此生么?”

“对,对!她真的是一心修道,万念俱空。自入观以来,每日晨钟暮鼓,拜佛念经,参禅悟道,日子长了,那脸上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,平平静静,无喜无忧无苦无乐!”

于湖听香公一番形容,感叹万分。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美貌佳人,落入空门,却还如此死心踏地修仙炼性,真是可悲,可叹,可惜,可怜。他又好奇地问道:“难道就没有一个凡夫俗子前来求配?她也没有遇见一位可心的人儿?”